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三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37).....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764和Corr.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A. A.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37)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764 和 Corr.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764 和 Corr.1)

1. 主席：按照本安理会昨天就此问题所作的决定，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S.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D.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根据发言人名单，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之前，我提请本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玻利维亚、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和挪威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5776)。¹

3. 现在，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4.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当此安全理事会正因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托任务即将满期而开会决定下一步措施之际，我愿向所有出于高尚的国际团结的意愿为该部队提供分遣队的各会员国，表示我的政府的感谢。这些国家，由于承担起参加此项工作的风险和重任，为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

5. 我也想赞赏秘书长的不懈的努力，他以卓越的人道主义精神竭尽全力为恢复塞浦路斯的和平与安定而工作。

6. 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S/5575)，²联合国部队的职责被规定为“尽其最大努力以阻止重新发生战斗，并……为恢复法律与秩序以及恢复正常情况……作出贡献。”在其报告(S/5764)³中，秘书长声称，三月四日决议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尚未全部实现，从而有必要将该部队的委托任务予以延长。

7. 就希腊政府而言，它除了在道义上予以支持外，还根据其资源以及其对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一事特殊利益，为维持该部队作出了相应的财政上的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²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³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捐献。只要此项行动仍有必要，我的政府将继续这样行事。我们热诚地希望，为了表示团结和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业已完成的工作的赞赏，其他各理事国亦将参加那些非常慷慨地捐助该部队经费的国家的行列。

8. 我们认为，联合国部队的驻扎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组成该部队的官兵表现得勇敢、机智和有纪律性。如果他们尚未能完全恢复当地的局面，则是由于造成塞浦路斯局势紧张的一些根本原因一个也不曾消除的缘故。

9. 危机的起因在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的目标与其所面临的重重障碍两者之间的差异。马卡里奥斯总统，按照联合国宪章阐明的那种思想，力图领导全岛及其人民走向统一、民主和真正的独立。但头三年的经验充分证明，此项目标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期间所建立的那种制度之下是不能达到的。在他们方面，少数民族的某些领导人却在朝着相反的目标努力：他们热切地期望肢解，而不是统一；他们坚持要少数民族得能把其意志强加于多数民族头上，而不是要有一个民主政权；他们要的是一个傀儡国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两者不但目标有所不同，而且方法也有所差异。

10.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面对着这种宪法上的危机，选择了建议和协商的道路。安卡拉则宁愿采取强制的、不妥协的方式。纵然有可能采取温和态度和进行协商，从而使塞浦路斯得以避免一场新的危机，但安卡拉却不肯这样做。甚至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尚未表态之前，安卡拉就把这些建议立即予以拒绝了。此后，土耳其用其所有力量把同盟条约变成其军事占领的借口，并把保证公约作为其有权单方面进行武装干涉的根据。不是通过协商，土耳其选择了威胁的道路。

11. 当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危及到国际和平时，我们通过了旨在保障该岛和平和旨在进行调解的三月四日决议。

12. 自从那时而后，土耳其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一有机会，它就重申它拥有单方面进行武装干涉的那种权利。一有机会，它就重弹塞浦路斯的希腊人

和土耳其人不能在一起和平生活的滥调，而且还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人口迁移把这个岛予以分割。象“邦联”和“双重自治政体国家”等等转弯抹角的说法是经常使用的；但它们的真实含义却不曾骗过任何人——这就是肢解。

13. 土耳其知名人士的言论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关于肢解一事，此处用不着联系到大家已经熟悉的、由土耳其向联合国调解人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内容，只要看一看土耳其外长厄尔金先生在对雅典自由报所发表的一次谈话就够了。在该谈话中，他说：

“这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争执，并在牢固和不可动摇的基础上重建两国之间的友谊的激进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割给希腊，而把邻近土耳其亚洲沿岸地带的另一部分割给土耳其。但是由于雅典断然反对这种解决办法，所以土耳其的官方政策就主张建立一个由土耳其邦和希腊邦组成的邦联国家。”

他特别指出，除了外交、国防和邦联的经济事务外，所有政府的各项活动都是专属于邦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内的。

14. 根据某些迹象，土耳其的解决方案看来甚至竟把签定双边国际协定的那种前所未闻的大权，也交给了两个邦来行使。厄尔金先生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不认为联合国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的。

15. 在这些关于联合国的悲观论调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反对联合国部队司令个人的那种令人遗憾的示威行动之间，确实不能不作一比较。

16. 关于三月七日的入侵威胁一事，即在安理会决议毫不含糊地向土耳其提醒它在宪章下所担负的义务之后只不过三天，土耳其副总理就宣称：“根据同盟条约，土耳其保留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的权利，而且土耳其也具有干涉的手段。”

17. 几天之后，即三月十二日，土耳其外长在致塞浦路斯政府的一项最后通牒中列举了他认为该政府应行采取的各项措施，并以这些话作为结尾：

“不然的话，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声明，它将使用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的保证公约所赋予的权利，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18. 以后的事情，我们是都知道的。安全理事会在1964年3月13日一次紧急会议上，不得不重申其3月4日的决议，并再次要求土耳其避免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

19. 可是，甚至安理会第二次作出的这项决议〔S/5603〕⁴，也未能阻止土耳其部队在塞浦路斯附近不停的调动。四月份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进攻的威胁。此事后来在其向雅典的城堡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为土耳其的情报部长所证实。他透露说，土耳其曾经三次决定进行干涉：一次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后；第二次是在三月四日至三月十三日之间，即联合国派往塞浦路斯的部队得以建立起来之前；第三次是土耳其的分遣队拒绝回到其兵营的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分遣队违反同盟条约的规定，继续占据沿尼科西亚-基里尼亚一线的战略要冲，并在其附近秘密地修建了简易机场。马卡里奥斯总统的所有请求和秘书长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发生作用。安卡拉的答复是：“我们既然来到这儿，就不走啦。”

20. 这是一种公然侵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主权的行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会在其领土之内容忍这种局面。

21. 在其昨天的发言中〔第一一三六次会议〕，土耳其代表企图对秘书长所作报告中的某一部分提出异议，该部分是说：“希腊军队的国民分遣队仍然留在尼科西亚郊区它的兵营里。”〔S/5764，第115段。〕土耳其代表根据其所掌握的情报，提到大部分希腊分遣队所驻扎的各个地方。我的政府指示我对秘书长报告中的调查结果予以证实。希腊分遣队仍然留在它的兵营里；而且，为使安理会诸理事国不致有任何怀疑，我的政府促请秘书长要求联合国部队司令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如他认为有此必要的话。

22. 我的政府也授权我证实该报告中的另一部分，该部分是说：

“希腊军队的分遣队将准备置其自身于联合国部队指挥之下……而且，如与土耳其军队的分遣队能达成同样的安排时，还可能从塞浦路斯岛上撤出。”〔同上，第116段。〕

⁴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事实上，我国政府是准备采取这些措施来同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负担的工作进行合作的，该项工作由于土耳其军队的分遣队的态度而遭到严重的阻碍。

23. 我们仍然受到本月初危急时日的那种影响，当时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得以避免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攻击。这次军事出征的目标是同肢解计划直接联系在一道的，该计划包括占领该岛一部分领土和瓜分该岛。

24. 虽然登陆本身多亏美国的大力干涉而被制止了，但威胁却是非常实际的，而且整个形势都受到秘书长报告中所描绘的那些令人遗憾的后果的影响。没有丝毫疑问，这次威胁本身，就是对安理会应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请求在面临土耳其同样行动的情况下所通过的三月四日和三月十三日两项决议的公然违犯；因为这两项决议明白号召各会员国要采取克制态度，不但不应采取“任何行动”，而且也不应以任何“可能恶化享有主权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形势或危及国际和平的行动相威胁”。

25. 土耳其代表，毫无疑问他采取了进攻是防御的最好形式的那种看法，昨天告诉我们说，土耳其具有对塞浦路斯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利并且主张行使这种权利一事，对于联合国执行其在塞浦路斯的任务来说是有帮助的。

26. 在这一点上，我的代表团同意本组织行政负责人的意见，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得多，什么能帮助或阻碍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工作。在其报告中，秘书长声述如下：

“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登陆威胁的一再发生，妨害了联合国为在塞浦路斯岛上恢复正常情况和防止战斗所作的努力。这些威胁也使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人更难于接受为有助于恢复岛上正常情况而作出的各项安排。仅约一星期前发生的最近一次这类的威胁，引起了塞浦路斯国内和国外相当大的震动。此类行动肯定是同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中对所有理事国所发出的呼吁背道而驰的。”〔同上，第119段。〕

27. 昨天，土耳其代表作了一个很长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猛烈地攻击了马卡里奥斯总统及塞浦路斯的

政府，并把联合国部队到达后塞浦路斯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责任都归罪于他们身上。对于这个问题，塞浦路斯的外长已经作了答复。

28. 但是，可能使安理会比对任何互相责备更感兴趣的是这项事实：纵然有了国际部队和本组织行政负责人不懈的努力，但要求土耳其采取协调行动的计划所造成的那种局面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三月四日的决议通过前的老样子。

29. 在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方面，任凭联合国的代表们一再提出建议，但是却连一处防御工事、一处路障也没有拆除。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仍然占据着战略要冲：政治上，他们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将来肢解塞浦路斯的着手之处；军事上，他们的目的是在必要时，得为土耳其武装力量占领该岛提供方便。

30. 这就是目前那里的形势。纵然有人主张说塞浦路斯政府曾经干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并曾经对三月四日的决议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是分析到最后，事实仍然是：塞浦路斯政府及其绝大部分的人民——其中，我认为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也绝不会错——依旧面临着双重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土耳其的军事干涉和此后该岛的被肢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塞浦路斯政府采取了若不是受到达漠克里斯的利剑的威胁就不会采取的某些措施，这难道是会使人感到奇怪的吗？

31. 我希望引证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一个不同的场合中所讲的一段话：“对和平有一个简单的处方：不要管你邻居们的闲事。”

32. 希腊政府一直在竭尽全力来防止这次危机蔓延到塞浦路斯范围之外而成为一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对抗。可是，那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反对希腊、希腊公民和希腊利益的浪潮，只是由于希腊在道义上支持塞浦路斯，而且信任联合国和宪章的原则。

33. 希腊的领空经常受到土耳其军用飞机的侵犯。自从本年度开始至三月四日期间，侵犯希腊领空事件就有十九起；而后，又有十起，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最近发生于六月十一日。土耳其单方面扩大了它的领海界限，并在该界限外建立了一个六海里的捕鱼区。土耳其单方面地停止了与希腊所签定的关于互免

签证的协定。最后，土耳其在发出一整套驱逐令之前，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于事业、商务和航海的一九三〇年公约也宣告废除。

34. 土耳其政府对塞浦路斯少数民族的利益是如此的关切，以致它若不把人口中的多数民族置于少数民族的专横统治之下，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它的怒火发泄到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无辜人们身上，并把锋芒指向希腊正教这个受尊敬的制度。

35. 对于土耳其的这些活动，希腊的反应是由外长科斯托波罗斯先生作出的。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国会中说：

“希腊政府决不采取报复政策。希腊有一种悠久的人道主义的和文明的传统，决不贬低自己而把人当作外交政策的工具来使用。我们的在色雷斯的土耳其族公民可以完全保持镇静；他们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就是我们对迫害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的答复。”

36. 我无意因详细谈论这些措施而脱离了安理会今天所讨论的正题。现在，我只需提一提四月二十日和五月十二日我给秘书长的两封信〔S/5665和S/5702〕⁵它们足以说明土耳其政府，作为塞浦路斯少数民族的特权的拥护者，又是怎样对待居住在土耳其领土内的希腊少数民族的。

37. 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在最近一次与雅典报界的谈话中，土耳其外长就把这种原因透露了出来。这些原因和动机，几乎与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毫无关系；它们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所有这一切都太令人想到奥斯曼帝国的那些年代了。

38. 尤有甚者，自从独立以来，在土耳其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这场危机是正当的。必须注意的是，在独立的初期，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方面或其在职业、文化和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完全自由方面，从来没有过什么不满——我重复一遍——从来没有过什

⁵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么不满。在这整个时期中，少数民族个人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的事例，一桩也不曾报道过。

39. 唯一的阴暗面——塞浦路斯麻烦的唯一根源——一直是少数民族中某些领导人的态度，他们通过坚持要求瓜分的作法，把塞浦路斯的城市分成了两个部分，建立了两支独立的军队，而且，更糟的是，通过滥用否决权来干扰国家的职能，终于引起了当前这场危机。

40. 我能提供的证明，没有比引自埃明·迪拉纳先生——他是土耳其代表的一位同事、塞浦路斯独立后第一任土耳其驻塞浦路斯大使——一封信里的这段话更加可靠和真实的了。该信发表在五月十五日伊斯坦布尔的国民报上。迪拉纳先生在该信中说：

“在我担任驻塞浦路斯大使期间，土耳其族人并未受到歧视。”

迪拉纳先生谴责了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人拉乌夫·登克塔什只对挑起与希腊人的争端发生兴趣，而不关心其族人社会的生活福利，他说：

“我很快就认识到，带着登克塔什的那种思想框框，要使土耳其族人的社会有所进步是不可能的；而该族的领导人如果不是登克塔什而是其他人的话，则该族今天的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迪拉纳先生在引用登克塔什先生的策略的一个例子时，写道：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一颗炸弹被放进了尼科西亚的土耳其新闻处里。根据后来的调查，放炸弹的人是与希腊族塞浦路斯人无关的，而尼科西亚的土耳其族人却在所谓的狂热的愤怒之下，制造了类似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至七日在伊斯坦布尔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在六月七日那一天，并没有一个尼科西亚的土耳其族人遭到杀害。可是登克塔什却偏要纪念这个我们本应为之遗憾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

41. 当要求安全理事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委任期限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该部队不可

能无限期地留在那里，而政治解决方案更不能推迟到其撤离之后再行作出。

42. 遗憾的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人中的极端主义的政策，不幸受到外部的鼓励和支持，使着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变得极为困难：他们的固执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促进这个岛的肢解。所有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中的温和派都受到这些极端主义者领导人的压力。而当压力还不足以发生作用时，就出动了土耳其的海军部队，对全岛人民进行恐吓。

43. 闻名于历史的那些仅有的瓜分事例，都是紧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的，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却继续受到国际上道义的谴责。今天已不只是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联合国本身已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联合国大会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所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份历史性文件的第6段中明白地规定：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

联合国通过承担把刚果从瓦解和分裂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行动，证明了它是坚持这些原则的。这件事说明的问题是清楚的。只是土耳其没能从中吸取教训。

44. 在结束这次发言之前，我希望向安理会重申下列的保证：希腊政府完全信赖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调解方面所作的努力并将继续予以全力的支持。

45. 希腊政府对于直至目前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一事表示遗憾。我们相信，一旦此种解决方案开始出现——即使仅是初具轮廓，塞浦路斯即可象其他任何国家那样，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和平与安定。

46. 如我们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如我们有理由来期望这样一个结果，则只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必须首先排除所有外来的威胁，并完全按照过去千百代人的智慧和牺牲所留传给我们的那些原则——一句话，即我们宪章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47. 除了塞浦路斯要享有无条件的独立和自由决定其前途的那种天赋的和道义上的权利而外，只有另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保证少数民族的各项公认的权利，并与此同时结束使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遭到瘫痪的那种不正常的局面。

48. 如我们要在这些公认的、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则我们还需有大胆的主动行动和摆脱了时的思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坚定态度。采取此种主动行动的人们，归根到底，是会为正义与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特别是当我们谈到塞浦路斯的时候——只有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和平才会是持久的。

49.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在昨天我刚作过长篇发言之后还不久，现在又来发言，这并不是我的意图。我这样做是为了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最新的情况，使其能跟上塞浦路斯形势的发展。

50. 我今天收到的一份电报，它的确使我感到有必要重提一下我昨天发言中所提及的一个问题。当时我说：

“土耳其领导人企图隐瞒希腊人被土耳其人绑架和可能还被谋杀的这桩事实。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宣传机器还企图虚构一幅夸张的图景，说土耳其人被希腊人绑架了。在搞这桩事中，土耳其领导人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失踪人员的名单并将其交给了红十字会。但是，许许多多被土耳其领导人列为失踪的人们，却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找到了，平安无恙。”〔第一一三六次会议，第190段。〕

51. 在昨天的发言中，我也列举了各种各样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例子，他们被土耳其领导人宣布为失踪了，并被列在送给红十字会的名单里，但都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平安无恙地找到了，并没有被任何人绑架过。我说：

“很难说到底还有多少在失踪名单上的人们是可以在他们的家里或其他地方找到的——他们仅仅按照其领导人的指示藏了起来，这样，人质的故事就可能继续成为宣传的题目。”〔同上，第193段。〕

52. 我今天收到的电报内容如下：

“国际红十字会又找到在失踪名单上的三个土耳其人。他们的名字是埃罗尔·哈桑、哈桑·多尼利和内尔扎特·胡塞因，都平安在家里。”

53. 我昨天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也与此颇有关系，我希望安理会也应注意及之。昨天，我引用了一封信中不同段落里的某些话。该信是从一个把武器由曼苏拉村运送给尼科西亚地区土耳其恐怖分子的英国军官、高级飞行员基思·马利身上找到的。在该信中，有一段话我希望再在这里引用一下：

“这个大群牲口(希腊人)的村庄立刻被消灭的时候已经到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和那些蜜蜂们(蜜蜂是在土耳其训练出来的非正规军)一直在颇不耐烦地等待着。”〔同上，第164段。〕

看来，他们已经忍耐不住了，虽然我个人并不知道原因何在。果然，昨天从曼苏拉对希腊人的村庄的攻击就开始了。我引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公告中的一段：“在此期间，从曼苏拉对莫斯菲莱利进行了大量的炮轰。”

54. 当这些事件看来又已在塞浦路斯开始发生的时候，对希腊的外来的威胁也在继续。今天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伊诺努总理已证实土耳其自五月中旬就准备进行干涉了；土耳其的自由报则报道说，土耳其总理对约翰逊总统讲过，只要马卡里奥斯政府还在台上，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土耳其来进行干涉。

55. 我知道，塞浦路斯局势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是颇有关联和非常严重的，而且安全理事会也必须对它们加以处理。我知道，维持塞浦路斯的内部的和平问题、人质问题、土耳其人对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所实行的恐怖政策问题、恢复正常状况问题、在塞浦路斯境内的行动自由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和重要的，而且联合国也必须采取有效方法加以处理。但是我再次吁请安理会，不要看不到塞浦路斯局势的实质、不要忘记问题的关键、不要忽视整个事情的真实背景，这就是，土耳其仍在准备和计划入侵塞浦路斯。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土耳其代表昨天又重申了土耳其进行干涉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的一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中，他的那位同事却对我所提出来的

问题——土耳其是否真的拥有这种权利——两次都避而不答。

56. 按照我的意见,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任何行动或通过任何决议之前,必须从土耳其代表方面获得一项明确的答复以及土耳其并不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保证。我必须坚持要一项答复,因为这是全部争论之所在。如土耳其不是正在准备着入侵塞浦路斯,那就让土耳其代表这样说吧。我认为这是公道的,而安全理事会也是应当获得一项答复的,因为如土耳其正在准备入侵塞浦路斯,它就不但违反了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和十三日的两项决议——该两项决议特别号召各会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以行动相威胁——而且与此同时,它还违反了宪章,无视了决议而且也无视了安全理事会;它所谓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石是联合国等等,只不过是联合国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口头上的应酬话而已。

57.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有责任坚持要求土耳其代表作出一项答复。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我们希望能从土耳其方面获得一项保证,即它不打算继续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

58. 西洛斯先生(巴西):我荣幸地代表玻利维亚、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和巴西等国代表团,提出关于我们议程上的问题的决议草案(S/5776)。如果你允许的话,主席先生,我希望现在读一读该草案的原文。

[发言人读了决议草案的全文。]

59. 我们基本上考虑的是秘书长的请求,即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工作时间再延长三个月,权限照旧。正如秘书长明确指出的那样,为了防止战争的再起、为了使法律与秩序得以保持和恢复以及为了促使该地区得以恢复正常情况,联合国部队派驻塞浦路斯一事是可取和有益的。

60. 安理会深知其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根据它产生了联合国部队并任命了调解专员——是通过长时间协商才取得的一项成果,并反映了一项很细致的平衡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提交给安理会的本决议草案的联合提案人认为,简单地重申安理会的过

去各项决议而不试图特别指出此项复杂问题中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具体争论的作法,还是可取的理由。

61. 我们以极大的注意听取了塞浦路斯外长以及土耳其和希腊代表的发言。我们相信,必须通过不断朝着在各当事国间达成一项和平的和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这个方向去努力,才能长期解决目前塞浦路斯面临的这些问题。联合国当前的任务是保证该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以便能以出现一种最后的和持久的解决。

62. 迪安爵士(联合王国):安理会面前有一份秘书长关于四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八日期间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活动报告。我们也听取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各代表的发言。最后,我们面前现在又有一项五国决议草案,该草案如安理会予以通过,将授权把联合国的活动期限在过了六月二十七日以后再延长三个月,因为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三月四日决议第6段所规定的原期限就到期了。我们感谢这五个有关的代表团,感谢他们之于目前这个时候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行动。

63. 秘书长的报告是一份综合性的、材料丰富的和精心编制的文件,可作为安全理事会据以判断目前以采取何种行动为宜的好根据。该报告中的某些段落可认为是使人安心的或振奋人心的。

64. 例如,很清楚,联合国部队在其权限的限度内,在能干的基亚尼将军指挥下,以出色的精力和才能完成了交付给它的任务。

65. 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文件的第110段中,秘书长已能汇报说,联合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即防止战斗再度发生,已经实现了。

66. 我的代表团特别注意该报告的第31段所提供的情报。考虑到该部分所言的那种情况,现在授权联合国部队大力采取行动一事肯定是正确的了。

67. 还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形势中某些经济方面的情况,也使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安慰。获悉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并未受到严重的损害以及在联合国的保护下收割正在平安无事地进行,这是使人安心的。

68. 不幸的是，报告里这些较为令人鼓舞的段落却被那些关于该共和国中两族人民之间紧张局势的令人沮丧和不安的叙述所胜过了。秘书长汇报说，紧张局势并未真正有所缓和，而且双方都在利用战斗的间歇时间来加强其各自的军事地位和改进其各自在将来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这样，也许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即在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尚没有什么进展可言。不幸的是，从安理会所已听到的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代表的发言中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一点上，安理会是不能抱有任何乐观想法的。在听取了上面这些代表的发言（并且我也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希腊代表的发言）之后，安理会理应继续以极大的关注来注视整个的形势。

69. 我的政府也相当不安地阅读了双方在塞浦路斯集结兵力的证据。秘书长在其报告的第120段中把此事说成是“决定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作的努力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70. 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支配着各有关政府和两个有关民族的行动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我的政府总认为，集结兵力本身就势必会使形势严重地恶化。因此，我们认为，各会员国以及所有其他有关国家，都应停止采取此种确实是同我们三月四日决议第1段的精神和文字不相一致的行动。若由于某些会员国政府的集结兵力的行动而把在为联合国服务的部队置于一种更大的危险之中，那就不对了。

71. 联系到这个方面，我也希望谈一谈招募雇佣军的办法。我的政府也同秘书长一样，对于这种行动是否同三月四日安理会决议的第1段的意图相一致这一点，抱有明显的怀疑。我还要补充说，我的政府也同样不赞成任何违反我国宪法的行动。

72. 我的政府以非常严重的关切心情注意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以及那些在秘书长报告第117段中提到的事件——全都是些牵涉到绑架、扣押人质和谋杀的事件。这类行动居然得以发生而且显然政府当局还无法加以控制，的确是应当加以谴责的。仅在一两天前，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司令部为了联合国部队的两个成员——少校军官梅西和士兵普拉特——的失踪一事，曾不得不发表一项最严重的声明。这两个

人现在仍然下落不明，对他们的长期失踪引起我的政府的严重不安。我愉快地注意到马卡里奥斯总统刚才已对此事发表了一项声明。

73. 根据这份报告和我们所听取的发言来看整个的形势，我们认为下述结论——即使它只能说是一个临时性的结论——是难以避免的了。这就是，应当按照秘书长报告第122段的建议，把联合国部队的委托任务延长三个月。

74. 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我们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六月二十七日就把联合国部队撤出，则非常可能会导致一场极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冲突的战斗的早日复发。所以，我的政府的看法是，联合国部队的委托任务应由本安理会予以延长。

75. 当然，我们承认这本身并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只不过是规定了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完全应当希望气氛会有所改善，而且我们应当朝这方面努力，以便联合国调解专员能以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来促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76. 我借此机会来表达我的政府对于联合国调解专员到目前为止所作的种种努力的赞赏，并对他仍在继续寻求某种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尝试表示满意。在这些努力中，他是可以指望我的政府以及——我相信——在这里有代表的各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的。

77. 还有一点。我了解到，我们当前的的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迫切性。如安理会决定采纳秘书长的建议并通过玻利维亚、巴西、象牙海岸、摩洛哥和挪威等国代表所提出的那项决议草案，则安理会尽快地行动起来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如我们这样做，则我们就会使秘书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得以就分遣队的准备和财政上的安排等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实际的和法律上的步骤来把决议付诸实施。

78. 我认为，如我们能在今天之内进行表决会是合适的。就我的代表团而言，则希望这是可能的。

79.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发言人了。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可以再开会。如没有其他代表希望

再就讨论中的项目或该决议草案发言，或许我们今天下午就能对该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80.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希望保留今天下午就讨论中的问题发言的权利。

81. 主席: 我宣布过我们今天下午将开会继续进行辩论。从而我认为苏联代表今天下午可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下午十二时四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